

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考论

郎廷建

摘要 考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实为守正、深化及出新之必须。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和书信中含有大量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蕴含丰富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这些思想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的生态批判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构建为逻辑主线,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维度展开,贯穿唯物史观、劳动价值论和共产主义学说。其核心内容包括人化自然观、自然界财富观、人与自然和谐观三个方面。深化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研究,应该回到文本、深耕细作,对这一思想进行整体把握、系统研究,并在研究中践行实践导向、知行合一、顺应时代的通俗表达。

关键词 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批判;劳动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B0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3)04-0091-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ZX026);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前期资助项目(2021年湖北省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第八批培育计划)

之所以作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考论,实为守正、深化及出新之必须。多年的同领域研究使笔者深刻认识到,要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深化出新,必须回到文本、深耕细作。现有研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误读和背离层出不穷,要明辨守正,同样需要回到文本、立足文本。面对当前愈发严峻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无论是反思追因还是探索出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都是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此外,笔者试图表明一种不同于当前学界似成定论的观点,即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在整个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体系中虽非核心,但绝非边缘,相关研究仍有广阔空间。

一、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总览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是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文本基础,也是佐证回应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是否存在生态缺失、廓清其到底有哪些生态思想方面的根本依据。据不完全统计,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有2000多个段落,总计50余万字。这些论述零散分布于他们不同时期的论著和书信中,大体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维度展开。

哲学维度的人与自然关系论述大致有900个段落,20余万字。这些论述主要散布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6月6日)》《恩格斯致马克思(1858年10月7日)》《马克思致恩格斯(1862年6月18日)》《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3月25日)》《恩格斯致马克思(1873年5月30日)》《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75年11月12-17日)》《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1年11月1日)》《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5年3月12日)》等文本中。相关内容集中围绕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及其扬

弃展开,主题涉及: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自然观批判;自然界与精神的关系;自然界与宗教的关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主体,自然界是客体,人通过实践改造自然界;人在对象性活动中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统一;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人的历史与自然界的史及其相互关系;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及其相互关系;自然条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前提和基础;自然界的报复;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双重异化及其扬弃;共产主义及其对异化的扬弃和对矛盾的解决;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批判达尔文关于动物与植物之间关系的观点;生命及其起源和延续;自然界中的生存斗争;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本质区别于动物;从猿到人,以及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动物社会对推断人类社会具有反面价值;辩证法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发现并正确认识自然界规律、社会规律和思维规律;自然科学与自然辩证法及其相互关系;自然条件与人类文明及其相互作用。

政治经济学维度的人与自然关系论述有800多个段落,约20万字。这些论述主要散布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状况》《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雇佣劳动与资本》《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工资、价格和利润》《资本论》《反杜林论》《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1月7日)》《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2月3日)》《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3年10月18日)》《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1865年3月29日)》《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3月14日)》《马克思致恩格斯(1869年8月10日)》《恩格斯致马克思(1869年11月19日)》《马克思致恩格斯(1869年11月26日)》《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75年11月12-17日)》《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79年4月10日)》《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9年11月14日)》《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92年6月18日)》《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等文本中。相关内容集中围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及其解决展开,主题涉及:自然条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前提和基础;自然界是劳动的对象,自然界和劳动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土地肥力和人口数量及其相互作用;批判凯里的土地耕作说;自然界的规律及其作用;自然条件、科技应用和劳动生产力及其相互关系;科学和技术及其辩证关系;资本对自然力的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界和劳动力的双重破坏及其解决;科学技术资本主义应用导致的多重恶果及其批判;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扬弃;自然科学的工人阶级运用;自然物的再循环,废物的再利用;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

科学社会主义维度的人与自然关系论述约有400个段落,近10万字。这些论述主要散布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资本论》《论土地国有化》《论权威》《反杜林论》《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美国工人运动》等文本中。相关内容集中围绕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及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破坏的解决展开,主题涉及:自然条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前提和基础;自然界和劳动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条件、科技应用和劳动生产力及其相互关系;正确认识自然界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界和劳动力的双重破坏及其解决;人对自然界的关系和人对人的关系,以及二者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对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人的历史和自然界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

总体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的生态批判以及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构建为逻辑主线,内容贯穿唯物史观、劳动价值论和共产主义学说。应该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没有出现“生态”概念,也鲜有成体系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专题论述,即便现有相关论述也普遍在文本、视域、主题等方面存在纵横交错的情况,但我们不应该像一些西方学

者那样武断地认定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缺少生态维度,也不应该像一些国内学者那样断言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在整个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前文已经充分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含有大量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蕴含丰富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这些思想在整个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乃至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且极具现实解释力和当代价值,其中的一些论断即便在今天来看仍称得上真知灼见。此外,需要特别指出,区别于当前学界从生态危机成因反思和出路探索的角度切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批判的逻辑进路,马克思恩格斯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的过程中揭示了它们的生态负效应,进而在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构建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中强调复归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状态及其重要意义。就是说,当前学界是从生态危机追因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而马克思恩格斯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批判中预见了生态环境问题乃至生态危机。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开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生态批判的先河,同时确立了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范式。

二、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蕴含于其相关论述中,是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相关论述的内核。综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人化自然观、自然界财富观和人与自然和谐观构成其核心内容。

(一) 人化自然观

人化自然观是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哲学表达,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扬弃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观和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结果,它以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为前提,从现实的人出发,考察物质生产实践中自然界与人的关系、自然界与历史的关系以及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关系。

关于自然界与人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把自然界归结为绝对精神异化的产物,无异于“儿子生出母亲”“结果产生起源”;费尔巴哈尽管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正确立场,但他过分崇尚直观,而不是把感性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1](P501)},致使自然界和人都成了抽象的存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P550)};自然界先于人而客观存在,“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1](P161)};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人通过物质生产实践彰显并确证本质力量,实现对自然界、人本身、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多重改造;社会是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1](P187)};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了劳动、自然界、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多重异化;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积极扬弃,“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P185)}。

关于自然界与历史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同样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虽然承认自然界是历史的地理基础,但问题在于,黑格尔把世界历史定性为纯粹思维的抽象运动,即绝对精神发展的产物和“表演的场地”^{[3](P85)},而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1](P201)};费尔巴哈直观到了静态的、孤立的自然界,但囿于没有看到动态的、具体的、历史的人,不免造成自然界与历史、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双重分离对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尽管自然界先于人而客观存在,但是,“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P220)},只有在人类历史中生成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有生命的个人存在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1](P211)};资本主义社会克服了以往社会阶段人们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界的崇拜,把自然界异化为人的对象和有用物;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对社会

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P196)。

关于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科学都必须以感性为基础,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出发;自然界是感性的,是一切感性的来源,所以,“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1](P194)。自然科学即所谓自然史,是关于自然界的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是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4](P299-300),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样也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做准备。因此,工业是自然界对人、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人的科学即所谓人类史,是关于人的科学。人的第一个对象就是作为自然界和感性存在的人本身,“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1](P194)。自然科学是人的科学的基础,“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P194),只要有人存在,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就相互制约。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自然科学异化为资本致富的手段,并以异化的形式构成了人的生活和人的科学的基础。

(二)自然界财富观

自然界财富观是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政治经济学表达,它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以承认自然界的使用价值为前提,从现实的人出发,考察物质生产实践中自然条件与人的生存发展的关系、自然界与劳动的关系以及自然力与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

关于自然条件与人的生存发展的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然条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前提和基础,它决定着人们的肉体组织、种族差异和整体发展,影响着人口数量、地区分布以及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1](P531),需要不断同自然进行物质变换,进而占有生活资料、生产物质这生活本身;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人实现了对自身和自然条件的双重认识和改造。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自然条件作为生产资料的一部分被资本家私人占有,异化为资本家榨取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手段,自然条件越优越,“维持和再生产生产者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因而,生产者在为自己从事的劳动之外来为别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就可以越多”^[5](P586)。“消灭私有制”是共产主义的理论旨趣和实践要求,只有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进而“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P874),才能根本解决生产者同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条件的分离对立。

关于自然界与劳动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它“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1](P161),“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1](P158)。劳动是人自主的、自由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彰显确证,具体劳动是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5](P207-208)。劳动的产品是使用价值,即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变化了形式的自然物质。“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2](P550)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方式造成了自然界和劳动的双重异化,致使自然界被贬低为单纯的对象和有用物、劳动被贬低为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而财富却被资本家掠夺殆尽。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转变,“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P928-929)。

关于自然力与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的形成发展史就是一部认识和利用自然力的历史,人类能够认识和利用自然力的范围和程度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决定:一方面是对自

自然界规律的正确认识和遵循,另一方面是对科学技术的创新应用。自然力和科学技术,就其本身来说都是价值中性的,不固有好坏、善恶的价值属性,但二者在具体应用过程中乃至结果呈现上却表现出有所差别的、甚至截然相反的价值性质。资本主义对自然力和科学技术的应用,导致了自然力和科学技术的双重异化,加深了劳动的异化,造成多种恶果。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消灭现代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2](P313),因为,“自然力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7](P356),而机器就其本身来说是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人对自然力的胜利、增加生产者的财富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应用使它异化为延长工作日、提高劳动强度、使人受自然力奴役、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手段。因此,“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5](P508)。

(三) 人与自然和谐观

人与自然和谐观是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表达,它基于共产主义学说,从现实的人出发,考察物质生产实践中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关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2](P559)。纵观人对自然界的关系史,“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1](P534),人对自然界的破坏肇始于农耕时代,盛极于工业时代。随着资本主义对科学和机器的不断创新应用,人俨然成为自然界的主宰,在征服自然界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2](P559-560),“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P560)。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2](P561)。

关于人与人的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与人的关系根本上是生产关系,而“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人对妇女的关系”^[1](P184)。从这种关系中可以判断出人的整个文化教养程度,透视出人的类存在程度以及行为和需要的合乎人性程度。纵观人与人的关系史,以所有制为依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历经部落所有制条件下原始的人际和谐关系,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条件下奴隶主阶级对奴隶阶级的剥削关系,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条件下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关系,以及未来共产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自由人联合体中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其中,古代奴隶制、中世纪农奴制和近代雇佣劳动制条件下人与人的关系属于对抗形式,而“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8](P592)。以人的发展为依据,人与人的关系先后经历“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7](P52)三个阶段。私有制是人与人的关系异化、矛盾乃至对抗的根源,“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P185)。

关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界和人是同一的,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

界的狭隘的关系”^[1](P534)。在自然的类关系中,“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1](P184),人的物质生产实践表现并塑造着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P545)。当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时,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很狭隘的,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应用,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双重异化,表现在人“使自身、使自然界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1](P165),“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1](P166)。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扬弃私有财产。

三、深化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研究的原则进路

西方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大体都是关切人类生存境况和前途命运、应对生态危机困扰和危害、反思危机成因和探索解决出路的结果。20世纪30-60年代,“八大公害”^①肆虐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生态危机端倪初现,令世人切身遭受自然界的报复。随之,西方环保运动和“绿色政治”运动蓬勃兴起,西方思想界同时开启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的生态声讨。一时间,回到马克思、挖掘马克思、重释马克思、发展马克思的声音再度响起,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相结合以反思和应对世界生态危机的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登上了学术舞台,他们回到马克思恩格斯文本,重新挖掘其中的生态要义和时代价值。这也合理解释了为何形成于19世纪的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长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现实原因,也充分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强大生机活力和当代价值。不同于西方学界,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研究起步稍晚,但相关研究表现出显著的后发优势,更具条理性,也更为精细化,大致经历了兴起勃发(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至党的十七大)、系统阐释(党的十七大至党的十八大)、完善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三个阶段。

应该说,自从作为一个兼具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被提出来之后,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且不乏创建性,但也显露出误读背离层出、深化出新乏力、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为深化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研究,以下几方面工作必不可少。

一是回到文本,深耕细作。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是其相关思想的文本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是其相关论述的内核。因此,想要全面准确地把握本真的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首先必须回到他们的文本,精准定位并深刻领会其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综观现有相关研究,失真是一个尤为凸出的问题,表现为望文生义、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以己度马克思恩格斯、为己虚构马克思恩格斯等。当然,其中又有误读失真和曲解失真之别,究其根源,都在于缺少对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论述的全面考察。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可以明辨其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存在场和问题域,有效解决相关研究失真的问题。深耕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就是要聚焦其文本中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紧紧抓住正文、序言、札记乃至脚注中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概念、范畴、判断和命题,兼顾马克思恩格斯对相关内容的背景交代,展开全面系统的考察研究。考虑到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的相关论述跨文本跨时期的零散分布、鲜有成体系的专门的逻辑性表达、作为佐证引用的

① 指1930年12月的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43-1955年的美国洛杉矶烟雾事件,1948年10月的美国多诺拉镇烟雾事件,1952年12月的英国伦敦烟雾事件,1956年的日本水俣病事件,1961年的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68年3月的日本爱知县米糠油事件,1955-1972年的日本富山病事件。

摘录和作为批判对象的摘录交错并存的情况,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思想巨匠基于共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关注点、切入点、侧重点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同质性差异,深耕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务必实事求是。

二是整体把握,系统研究。应该承认,现有相关研究总体上是富有成效的,涉及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理论渊源、时代背景、历史条件、文本基础、主要内容、基本观点、理论特质、理论贡献、当代价值等方面,但也暴露出整体性不足和系统性不强的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单一文本研究有余,如专题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重点生态文本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但对基于文本整体的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研究尚有不足。第二,单一方面研究有余,如专题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中的自然观、财富观、和谐观或其中的某一维度,但对作为内容整体的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研究有待深化。第三,断代研究有余,如专题研究青年时期、成熟时期或晚年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但对作为历史整体的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研究仍需加强。第四,个人思想研究有余,如专题研究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或其中的某一方面,或专题研究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或其中的某一方面,但对作为人物整体的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特别是建立在肯认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和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存在同质性差异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相关研究亟待推进。整体把握、系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就是要站在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乃至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整体性和发展史的高度,基于文本整体、内容整体、历史整体和人物整体深化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及其蕴含思想的研究。

三是实践导向,知行合一。理论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乃至整个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体系,归根结底都指向实践。这种理论研究的现实旨归大体有三个方面:第一,服务中国,即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建设,助力中国加快生态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为此,需要立足国情实际,科学评价中国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客观审视并勇于直面现存的、亟待破解的突出瓶颈问题;聚焦人民生态福祉,把握民众思想从“盼温饱”“求生存”到“望环保”“重生态”的历史转变,不断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优质生态产品和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第二,服务世界,即服务世界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助力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酸雨蔓延、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大气污染、水体污染、海洋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等生态挑战,携手共建地球美好家园。为此,需要树立全世界“大同”的生态环境保护理念、正确的生态利益观和价值观,实现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代内生态正义。第三,服务人类,即服务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助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此,需要深刻认识当代人和后来人对优质生态资源和优美生态环境的同等需要,以对整个人类特别是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实际行动切实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实现当代人对后来人的代际生态正义。

四是顺应时代,通俗表达。考虑到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形成和阐发的19世纪机器大工业时代背景,西欧国家特有的文化底蕴、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个性原因,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尽管具有普适价值且能够永葆活力,但就其具体话语叙述和呈现形式来看,还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个性特征。这就为我们深化相关研究指明了一个方向,即在准确阐释和自觉坚持、运用、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真理性原理的同时,客观辩证地审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进而顺应历史潮流,结合时代变化,用当代人喜闻乐见的通俗话语重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及其蕴含的思想。在这方面,习近平为我们作出了典范。习近平立足时代发展、聚焦现实问题、汲取传统智慧、结合个人阅历和从政经验,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过程中,把严谨科学的分析与明白晓畅的语言结合起来,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9](P21)、“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9](P47)、“保护生态环

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9](P23)、“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9](P6)、“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9](P4)、“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9](P41)、“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9](P97)等新理念、新论断和新要求,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饱含亲和力和感染力,又不失说服力和穿透力,彰显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A Study of Marx and Engels'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Lang Tingjian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Marx and Engels'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for upholding integrity, promotion and innovation. Marx and Engels' works and letters contain plentiful and rich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ese thoughts take the ecological criticism of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system,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in communist society, as the logical mainline, unfold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hilosophy, political economy and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underlie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abor theory of value and Communist theory. Among them, the view of humanized nature, wealth concept in nature and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constitute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thoughts. To deepen the study of Marx and Engels' thou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we should go back to the text, dig deep into it, grasp this thought as a whole and study it systematically, and practice the popular expression of practice-oriented, unity of knowing and doing and adapting to the times in the study.

Key words Marx; Enge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ecological criticism; labor theory of values

■ 收稿日期 2022-09-02

■ 作者简介 郎廷建,哲学博士,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涂文迁